

“五层阅读”品《聊斋》

刘生全

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《聊斋志异》(以下简称《聊斋》),以幽渺奇幻的狐鬼叙事、洞彻人情的笔墨情怀,屹立于中华乃至世界文学长廊,300多年来经久流传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精神世界。蒲松龄以孤愤之笔,于幽冥幻境中写世间百态,在花妖狐魅间见人性光辉,让《聊斋》这部“志异”经典兼具文学美感、现实逻辑尝试提出的一种系统性阅读方法,由“语言—情节—人物—社会—文化”五个方面彼此衔接、循序递进、逐层深化,构建起“文本细读—意蕴深挖—文化溯源”的完整解读链条。其中,语言层夯实文本品读之基,聚焦文字表达与文学审美,体悟古典文言的韵律风骨;情节层梳理故事叙事脉络,把握叙事章法与创作匠心,读懂故事的内在逻辑;人物层直击作品精神内核,剖析形象塑造与人性表达,感知文字背后的情感温度;社会层锚定作品现实根基,挖掘文本映照的时代风貌与社会肌理,领会文学观照现实的创作初心;文化层升华品读境界,探寻作品承载的民族文化基因与传统价值理念,领悟经典的精神传承。

品读《聊斋》,首入语言层,品味古典文言的凝练之美与传神之韵。《聊斋》的语言艺术兼具典雅凝练、简洁蕴藉、白描传神之妙,既承继先秦两汉古文质朴刚健,又吸纳唐宋传奇的文采斐然,更融入民间口语的鲜活灵动,实现了雅俗共赏、文质兼备。蒲松龄用笔极简,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人物

形貌、场景氛围与心境情思,字字千锤百炼,句句意蕴绵长。例如写狐女婴宁“拈花浅笑,容华绝代”,不加雕饰却尽显天真烂漫、不染世俗的灵动气质;又如写成名失促织“抢呼欲绝,神魂俱失”,直白质朴却道出底层百姓的绝望悲苦;再如写聂小倩夜行“淡妆素服,温婉含笑”,轻描淡写间营造出幽婉奇幻的文本意境。《聊斋》的语言叙事明快而不粗陋,抒情含蓄而不晦涩,长短句交错相宜,节奏感与韵律感兼具,在极简笔墨中藏无尽留白,于精练文字中寓万千情思。语言层的品读,是感受《聊斋》文学美感的起点,亦是读懂文本、领会文字力量的基础所在。

循语言而入,再探情节层,体悟奇幻叙事的章法匠心与情感肌理。《聊斋》以志怪为体,以叙事为脉,精彩的聊斋故事跨越人鬼界限,连通幽冥与尘世,充满着浪漫主义奇幻色彩,却始终根植于人间情理,绝非荒诞虚妄的猎奇之作。蒲松龄深谙叙事之道,故事布局谋篇精巧,情节起承转合自然,或短小精悍、余味悠长,或跌宕起伏、扣人心弦,每一段情节都服务于人物塑造、情感表达与主旨传递。例如《聂小倩》以书生夜宿古寺开篇,从妖魅利诱、仗义相救,到冲破阻隔、相守人间,情节层层递进、环环相扣,于奇幻中见真情;又如《促织》围绕“捕虫、失虫、化虫、献虫、斗虫”展开,一波三折、跌宕起伏,将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刻画得入木三分;再如《席方平》以魂入地府、为父伸冤为主线,步步推进、层层揭晓,以幽冥之事映世间之弊,可谓鞭辟入里、发人深省。《聊斋》的奇幻情节始终贴合人性常理,狐仙鬼魅的爱恨嗔痴、悲欢离合,无不与世间人情冷暖巧妙相通,怪诞而不失章法,奇幻而不离本心,让读者不由自主地沉湎于精彩故事之中,从而心生共鸣、有所思悟。情

节层的品读,既能感受《聊斋》的阅读趣味,也能领会《聊斋》的叙事智慧。

品文读事,重在人物层,感知立体鲜活的人性光辉与精神风骨。蒲松龄打破了传统志怪小说中异类形象的符号化桎梏,以“花妖狐魅,多具人情”的创作理念,赋予笔下人物鲜活的灵魂、真实的情性 with 饱满的精神世界。无论是挣脱礼教束缚、率性纯真的狐女婴宁,还是心地纯良、知恩图报、坚守本心的女鬼聂小倩,抑或刚正不屈、不畏强权、誓死捍卫道义的席方平,乃至困顿失意却坚守气节的书生、淳朴善良的市井百姓,众多聊斋人物个个有血有肉、性格鲜明。这些人物即便为狐鬼异类,却也有着远超世俗之人的善良、深情与气节,敢追求真挚纯粹的情感,敢对抗黑暗不公的现实,敢坚守内心的道义与良知。蒲松龄以悲悯之心观照人性,以细腻之笔刻画人心,让《聊斋》中每一个人物都成为世间人性的缩影,既闪耀着真善美之光,也映照出现实的人情冷暖。人物层的品读,既是读懂《聊斋》情感内核、体悟人文关怀的核心,亦是感受其精神力量的关键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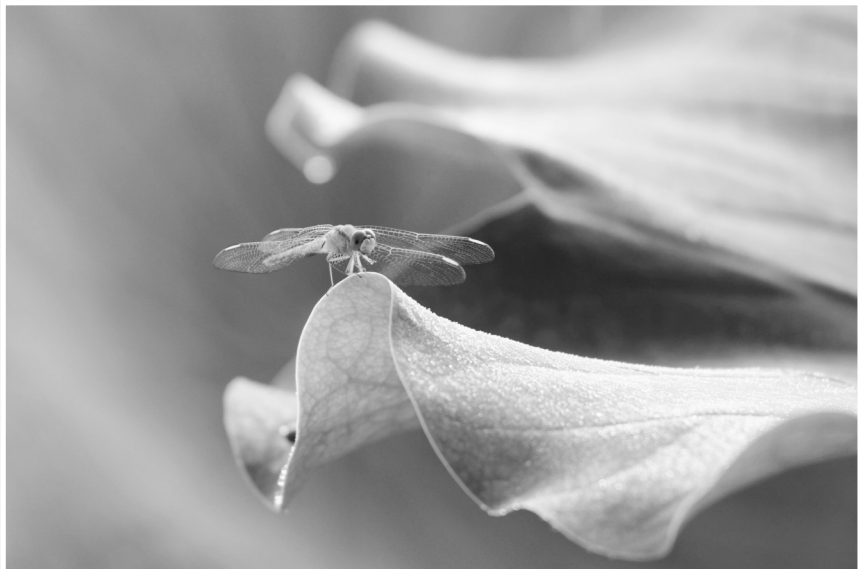
文以载道,观文知世,进而深耕社会层,探寻作品的现实观照及其折射的时代风貌。《聊斋》成书于清初,彼时社会秩序初定,但封建科举弊端丛生,官场腐败横行,上层压迫深重,底层民众生活维艰。蒲松龄一生痴迷科场但终不得志,他深谙科举之弊、民间疾苦与社会沉疴,遂以狐鬼故事为载体,寄寓孤愤、针砭时弊、排解块垒,实现了文学创作与反映现实的紧密相连。《聊斋》中的经典篇目无不折射着清初的社会面貌,如《叶生》《王子安》深刻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精神桎梏,“七似”之状写出了寒士屡试不第、困于其间的可悲可笑;又如《席方平》借阴司贪腐、官官相护的叙事,影射人间官场的权贵弄

权、黑暗腐朽,控诉社会不公;再如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《促织》,以帝王一己之好、官府层层盘剥的故事,展现出封建体制下底层百姓身不由己的命运悲歌。《聊斋》故事通常不直言世事,却于奇幻叙事中写尽世道兴衰、民生疾苦,堪称一部映照清初社会现实的“文学镜鉴”。品读社会层,方能读懂蒲松龄“借鬼狐写人间、以奇幻喻现实”的创作初心,深刻领会《聊斋》观照时代、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。

经典传世,根在文化,最终升华至文化层,传承作品承载的中华文化与精神基因。《聊斋》这部作品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,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坚守的道德理念、价值追求与审美情趣。《聊斋》故事立足积极创作立场,始终彰显惩恶扬善、知恩图报、坚守道义、珍视真情的核心价值,在推崇真善美、鞭挞假恶丑的叙事中,传递着对公平正义的向往、对美好人性的礼赞、对人间真情的珍视;同时,《聊斋》故事传承中国古代志怪文学传统,巧妙融合民间信仰、民俗风情与文人情怀,在故事铺陈中展现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追求与精神世界。蕴含在《聊斋》故事中的文化内涵,历经数百载岁月洗礼,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感染力,已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文化层的品读,既是经典阅读的最终升华,更是汲取《聊斋》丰厚文化养分、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途径。

从语言之美到情节之妙,从人物之真到社会之实,再到文化之深,“五层阅读”品《聊斋》,可为《聊斋》故事的当代品读搭建起一条清晰、系统、可行的实践路径,助力更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走进大众、深入人心。

(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)



露白知秋 孔祥秋 摄

朝花夕拾

爆米花大叔

王二牛

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。隆冬,很冷,那个爆爆米花的大叔又到村里来了。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,就称呼他爆米花大叔吧。大叔每次来都拉着架子车,车箱里是手摇的爆米花机。

爆米花大叔每隔一段时间来一次,有时一周,有时更长,总之不会天天来,也不会固定在一个村。

大叔的脸很黑,棱角分明,胡子拉碴,戴一顶解放帽。身上的蓝色短款棉衣有点脏,栽绒棉衣领是竖起的,腰间系了麻绳当腰带。棉裤分不清是什么颜色,裤脚糊着一些黄泥,脚上的布棉鞋很破旧,鞋帮上也有黄泥,大概是蹚过泥水坑时留下的,仔细看会发现鞋有破洞,还有棉花露出。

爆米花大叔的到来,为村里的孩子们带来了欢乐,我也是这欢乐的享受者。欢乐的是可以吃到爆米花,欢乐的是在气浪中捡拾地上的爆米花,这种欢乐会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。

早饭刚吃完,大叔已经在村里的空地上摆好了摊子,升起了火。空地是村里老人小孩晒太阳、玩闹的地方,宽敞、平整,在一户人家的门口。

冬天是农闲时节,村里的人自然也多一些。不多时,爆米花的场地上已经聚集了一堆人,小孩占多数。人群里有抱着罐头瓶水杯喝醇茶的,有捧着洋瓷碗溜边吸黄米糝子饭的,有胳膊窝下夹着筛子捧一马勺玉米粒的……十分热闹。

此刻的爆米花大叔,仍自顾自地忙活着。很快,架在火炉上的爆米花机转起来了,大叔对搓一下粗糙的手,戴上满是煤黑

的“白”手套,就算正式进入了工作状态。

“喂,崩喽!”随着“嘣”的一声响,第一锅爆米花出炉了,不少蹦出收纳袋,落在地上。孩子们立即冲上前,有蹲着捡的,有跪着捡的,局面有些混乱。

此时,大叔为防止孩子们被火炭或刀子烫伤,用身体挡在前面,一边弯着腰从爆米花机肚子里掏剩下的米花,一边轰赶离爆米花机很近的小孩。而捡到爆米花的孩子将其捧在手心,吹一吹就放到嘴里,不是一颗一颗吃,而是一把送进去,很酥、很脆,格外好吃。

孩子们的嬉闹哄抢、大人们玩笑打趣成为很好的广告,周围的人比先前更多了,在欢笑声中,爆米花大叔又开始制作下一锅……

随着年纪的增长,童年也只能出现在回忆里了。每当回忆起童年的一些人或事时,我常会问自己,如果穿越回儿时,从现在的角度看,用现在的生活标准衡量,对待那时的人和事,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?我的答案是亲切,甚至是更加亲切。

破旧的房子,泥泞的道路,有补丁的衣服,带窟窿的布鞋,场里的麦秸堆,追着要馍吃的狗……记忆里的这些场景,虽然并不光鲜亮丽,但就像是被烙铁烙进了身体里,擦不掉,抹不去,每当想起依然感觉单纯美好。

我现在生活 在城市,每当看到路边树下有爆爆米花的摊子便会停下脚步,站在旁边看一会儿,买一点来吃。大把地往嘴里塞,大口地嚼,仿佛在嚼童年的味道,嚼儿时的欢乐。当然,也会想起那个爆米花大叔。

心香一瓣

休假结束,我从重庆荣昌返回南岸家中。刚刚进入楼栋电梯,旁边的邻居便翕动鼻翼:“好香的卤鹅味!哪儿来的呢?”我暗自诧异:带回来的卤鹅明明密封在塑料盒内呀。侧头细闻,原来衣襟上竟沾染了淡淡的卤香,一时间哑然失笑。

荣昌素有“中国卤鹅之乡”美誉,这座小城是我的第二故乡,我随父迁居,在此生活了30余年。这里的万灵古镇、夏布小镇、安陶小镇沉淀着千年文脉,铺盖面、黄凉粉、酸辣粉撩动四方宾客的味蕾。然而,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那只荣昌卤鹅。在荣昌,无论老巷还是新城,卤鹅店几乎三五步一家,一抬眼便可见,有风过街穿巷时,满城尽是卤鹅香。

《齐民要术》介绍过“无鹅法”和“捣炙法”,晚唐诗人孙元晏写过“春暖江南景气新,子鹅炙美就中珍”的赞赏诗句,《名臣医录》记载鹅肉具有“补肺气,健脾胃,消暑生津,平喘化痰”等多重功效。千百年来,炖、烤、腊、酱……鹅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。但尝过五花八门的鹅肴,品过应有尽有鹅的全席,我依然认定,万般滋味,终究抵不过一盘地道的荣昌卤鹅。

荣昌卤鹅的核心原料是荣昌白鹅,其养殖史可追溯至元末明初客家人迁徙时期,清光绪年间列为县域名产,作为四川白鹅核心种群,曾载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。关于荣昌卤鹅,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源自“湖广填四川”移民浪潮。经过客家人300多年的改良,以“老卤”为魂,融合粤菜与川菜之长,孕育出独一无二的地域风味。《荣昌县志》与荣昌卤鹅文化陈列馆对此均有清晰记载。

你瞧,门市橱窗里的一只只卤鹅,体态丰盛饱满,色泽油润泛黄,香气温厚持久。切一小块入口,鹅皮软糯腴润,鲜香缓缓在舌尖绽开,若蘸一碟红油佐料,那香辣味骤然升腾,与浑厚老卤交融,一柔一烈,层层铺展,就像漫步老街深巷,拐弯转角,总能遇见别样的风景。

荣昌卤鹅制作技艺早已列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不同于潮汕卤鹅的清甜口感,也有别于普通川卤的浓烈麻辣,荣昌卤鹅依托荣昌白鹅的优良肉质,以20余种天然香料搭配的老卤慢煨——每次续料不换汤,百味在锅里慢慢交融、升华,形成所谓的“老卤”。这道菜具有极高的辨识度,曾入选“渝味360碗”。如今,不少卤鹅企业已引入标准化、智能化生产线,但撑起绵长卤香根基的,依然

赣州诗二首

李少君

郁孤台下

郁孤台下英雄气,落塞红尘入日常,蒙面清江垂钓客,曾经横渡太平洋。

登阳明山

骤风急雨随时有,猛兽毒虫常闪现,修得解开纠结心,繁星皓月抬头见。

“团结花开彩云南”纪行

罗云川

游沧源翁丁老寨

木鼓声声雾半开,佤山歌舞引人来。茅檐十里芭蕉雨,石径几弯榕树苔。童试春衫香雪满,姑挥织锦彩云堆。尘寰何处知真乐,古寨新生更莫猜。

参观禄劝杉乐红军长征纪念馆,寻访船工后代

七夜六船卅七工,红军巧渡破樊笼。皎平犹记鸿鹄志,杉乐长萦将士风。观者寻踪情切切,后人活旧意融融。星霜九秩频回望,守得初心大道通。



翁丁老寨 罗云川 摄

石头无言,但能唱成史诗

潘飞

书海拾贝

学的严谨与艺术史的敏感,《中国石窟史》在这两方面实现了可贵的平衡。孙晓峰作为敦煌学博士和佛教考古专家,其30余年的田野调查经验赋予本书扎实的实证基础。书中对北朝石窟“昙曜五窟”开凿序列的考证、唐代莫高窟“供养人画像”的社会身份分析、宋代大足石刻“儒释道三教合一”造像的断代研究,均基于一手考古资料与文献互证,纠正了以往对部分石窟年代与风格的模糊认知。

《中国石窟史》的深度,在于其对艺术形式与文化内涵的辩证解读。书中不仅细致呈现了石窟艺术的技艺演进——从北朝“健陀罗风格”的硬朗线条到唐代“吴带当风”的飘逸笔触、从北魏“秀骨清像”的理想化造型到宋代“写实主义”的世俗化转向,更深入挖掘了这些技艺背后的精神内核。

另外,对石窟艺术中社会史信息的提取,也体现了本书的研究深度。通过对云冈石窟“佛即皇帝”造像的政治意涵解读、对龙门石窟唐代工匠题记的职业群体分析等,作者将石窟还原为“社会镜像”,正如书中所指出的,每一尊造像的衣饰、每一幅壁画场景,都是特定历史时期民众生活的凝固切片。这种“以艺证史”的研究,为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独特的视觉文献。

尤为可贵的是,作者始终强调石窟艺术的活态传承。通过分析敦煌壁画中建筑形制对当代仿古建筑 的启示、大足石刻造像对现代雕塑的借鉴意义等,书中展现了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对话的可能。就像孙晓峰在某次访谈中提到的:“我们研究石窟,不仅是为了还原历史,更是为了让千年智慧照亮未来。”

《中国石窟史》的价值,还在于它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方式——在冰冷的岩石中,我们看到了信仰的温度;在斑驳的壁画里,我们读到了生活的热情;在不同文明的交汇处,我们见证了创新的力量。

文化遗产不仅是博物馆里的展品,还是流动的智慧长河;不仅是过去的遗迹,还是未来的起点。当我们在书中跟随作者的笔触穿越北朝的石窟群、驻足唐代的壁画前,凝视宋代的造像时,我们不仅在欣赏艺术之美,更在与古人对话、与文明共鸣。从这个意义而言,《中国石窟史》既是一部学术专著,也是一座连接古今的桥梁。

当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通过数字技术重现色彩,当云冈石窟的健陀罗造像成为文明互鉴的经典案例……中国石窟艺术正从历史深处走向当代视野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《中国石窟史》(中央编译出版社2026年5月出版)以考古实证为基、以艺术分析为脉,以文化阐释为魂,书写了一部贯通千年、波澜壮阔的石窟艺术史诗。

这部著作不仅是对中国石窟寺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,也是对中华文明精神基因的深度解码,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的创新转化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学术范本。该书作者孙晓峰与杨香玲以学者的严谨与文化传承者的热忱,将千年石窟从历史的尘埃中唤醒,让它们成为讲述中国故事、传递中国精神的生动载体。

石窟艺术研究向来需要考古